旁白:

手术室的门被打开的瞬间，我有些没反应过来，顿了一下才猛地起身。

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我感觉到左肩头一沉，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已经靠在那里。

我:

查理苏，手术顺利吗?

旁白:

他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像只撒娇的大型犬点了点头，在我的颈边蹭了两下。

查理苏:

陈医生接手了缝合，马上就结束了。

我刚才一直没顾上你，生气了没?

旁白:

闻着令人安心的消毒水的味道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心里满是温柔。

我:

嗯，生气了。

查理苏:

要亲几口才能哄好你?

我:

查、理、苏!

旁白:

肩上的始作俑者笑了起来，热气喷在脖颈，让人感觉痒痒的

查理苏:

好好好，我不说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难哄的未婚妻?

我:

你先把自己的伤包扎好，我就不生气了。

查理苏:

刚才我已经处理过了。

旁白:

他松开我，抬起头，颇为得意地举起手腕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

查理苏:

你知道这叫什么吗?

我:

什么?

查理苏:

这叫夫妻同心，心有灵犀。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看在他那么疲惫却又格外开心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

我:

你刚才在画廊有没有受其他的伤?

查理苏:

说到这个，未婚妻，你果然是我的福星。

我:

诶?

查理苏:

如果不是你坚持要我离开，我肯定会继续往里走，那就不只是手受伤这么简单了。

旁白:

想到当时的情况，我不禁感到有些后怕。

我:

我不是什么“福星”，只是刚好知道一些事……

旁白:

要从哪里说起呢?洋洋、绑架犯、自燃……我试图把语言组织得更清楚，就在这时，手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。

门缝间窥见的第一件东西，是一辆被白布盖的推车。

查理苏的身形瞬间僵硬了。

面露遗憾的护士站在推车旁边，看见我们，不禁垂下眼眸。

护士:

查医生，患者突发休克，孙主任已经宣布死亡了。

旁白:

死亡?可刚才查理苏不是说手术很顺利，只剩下缝合了吗?！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查理苏已经向那里跑去。这一次我没有留在原地，而是一起跟了过去。

查理苏:

到底怎么回事?!

旁白:

他拦下那辆正要往太平间送的推车，面色铁青地看向孙主任。

孙主任:

我很遗憾，病患突发休克，在抢救过程中因诱发心肌抑制、DIC、合并多功能器官衰竭。

抢救无效。

查理苏:

可是之前明明就——

孙主任:

病患休克期渡过不平稳，查医生你尽力了。

小陈，去通知警察手术结束。

陈医生:

警察?不是家属吗?

孙主任:

现场警察已经帮忙确定了患者的身份。

她叫田真，是个孤儿，之后的事情还需要警察帮忙处理。

我还有会议，先走了。

旁白:

孙主任从查理苏的身边走过，抬起手似乎想拍一拍他的肩膀，但最后却垂下手，径直走远了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查理苏这一刻的表情。他的脸色变得很暗，像被扑上了一层灰。

他的眼中闪过几丝沉痛，沉痛中压着不可置信与不甘。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仿佛被抽走了灵魂。

这个表情让我觉得他几乎要哭出来。

我想要说点什么，或许是别难过，或许是你尽力了，或许什么都不说只是抱抱他。

然而除了沉默，我什么都说不出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我清楚记得上一次，就在这家医院里，就在距离此处十几米的地方，我亲口告诉他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医生。

他也做到了，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手术。可是为什么?为什么已经尽全力了结果还是不如人意?!

推车经过面前，飘来一股极淡的类似铅笔屑的味道。查理苏手指动了动，突然抓住车把手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不对，这件事情不对。

何医生:

大家都尽力了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田真在送来的时候就没多少生命体征了。

手术中意外随时都会发生，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你要学会接受。

查理苏:

接受什么?

我刚才已经把她救活，只剩下最后的止血和缝合，不可能出问题。

我只离开了不到半小时。

一定有什么病症被我忽视了……其中有原因……

旁白:

他死死攥着把手，嘴里始终在念着什么。一旁的何医生只好让负责推车的医生先走，担忧地看着查理苏。

查理苏:

她的皮肤不对劲，那不是一个孩子该有的皮肤。

旁白:

不顾阻拦，查理苏将白布掀开，手指探向女孩的后颈处。

何医生:

查理苏你疯了!你还记得你是个医生吗?!

查理苏:

让病人不明不白地死掉才不是一个医生该做的事。

旁白:

忽然，查理苏的手一顿，我感觉到他整个人都怔在了原地，宛如一尊雕塑。

沉默的僵持中，何医生把他的手掰开，给尸体重新盖好白布。

何医生:

只有追求不同的医生，没有见死不救的医生。你先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一会再说。

旁白:

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看到查理苏脸上的表情，像是大梦初醒，却又追悔莫及。

查理苏:

那个味道——

旁白:

他像突然想起什么，转身冲进了手术室。

查理苏:

刚才手术的医疗垃圾呢?全都收走了吗?!

旁白:

正在收拾手术台的护士被吓了一跳，忙点了点头。

护士:

对、对啊，我们进来的时候就不在了。怎么了吗查医生?

查理苏:

糟了!

旁白:

我的心一沉，鸡皮疙瘩不可控制地爬了满身。

那个瞬间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被窥探的感觉，好像从进医院以来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就都在被某个人监视着。

而那个人，永远走在我们前方。

匆匆走到最近的值班室，查理苏关上门，他拨通了一个电话。

查理苏:

吉叔，你现在马上去拦几辆医疗垃圾车，应该刚离开医院没多久。

化验所有用的针管和药水袋，越快越好。

一旦有问题，马上告诉我——

???:

你为什么总是不听劝!

这个声音将我吓了一跳。

何医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推开了门。他的语气很重，眼里有忧虑，有生气，有惧怕，有心痛，却唯独没有厌恶。

何医生:

你心里憋着一股劲，这我知道。

当初问你想不想来这儿工作，就是希望换个环境你能少点负担，轻松一点。

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对错能衡量的。

总之你不要再深究了!这件事到此为止。

查理苏:

为什么不可以深究?

何医生:

有些事情它们很复杂，牵扯的人很多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碰的。

查理苏:

老何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?

何医生:

没有。

查理苏:

但是我发现了。

何医生:

我以为经过上次的事情以后你会明白，但看来并没有。你现在反而变得更固执了。

你什么都不怕，你有不能打破的原则。

但你有没有为你母亲想过，她只想你活得简单快乐！

旁白:

砰!门被重重关上了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触到了查理苏过去的秘密，却又理不清。

我转头看向他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某种可以称为脆弱的东西。

我说不清那是什么，只觉得像清晨的露水，轻轻一碰就碎了。

一直以来，我认识的查理苏都是无畏又磊落的，从未对我提过任何烦恼。以至于我忘了他其实也会伤心，会害怕，会彷徨。

我拉过他的手，轻轻按摩他的虎口。

查理苏:

你也觉得我太固执吗?

我:

查理苏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鸟。

查理苏:

什么?

我:

那种鸟长得很奇怪，它的翅膀五颜六色，眼睛是两颗水晶，它还会唱人类的歌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笑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我:

它不怕冷，所以不用飞去南方过冬。

它也不吃小虫子，它觉得甜甜的爆米花最好吃了。

后来它发现其实每只鸟都没有那么怕冷，也都可以不吃小虫子。

只是它们一直以来都被告知，这样做才是正确的。

可当它将这些发现告知其他鸟儿，那些鸟却说——

不要讲那种奇怪的话了，鸟类就该像我们一样，你的认知是错的。

不飞去南方你就会冻死，吃小虫子之外的东西也一样，总之都没有好下场。

这让它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，开始纠结该不该妥协。

可当它看着自己漂亮厚实的羽毛，看着眼前香甜的爆米花时，它确定了自己没错。

这不是固执，是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。

哪怕被阻拦、哪怕和所有人都不同，它也相信自己做的就是对的。

查理苏:

这么独一无二的鸟，全世界应该只有未婚妻才拥有吧?

旁白:

我一开始没懂他的话，可看到他恢复神采的笑脸，忽然明白过来。

我:

谁说你了，我说的是鸟。

查理苏:

谁说自己了，我也在说鸟。

我想它做得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找到了自己的未婚妻。

我:

……

谁告诉你这只鸟还有未婚妻的?

查理苏:

我非常确定，它就是有未婚妻。

他的未婚妻，现在就站在他面前。

她比南方温暖，比爆米花甜，脾气也比爆米花大，但她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我:

……你怎么什么都能绕到自己身上啊。

查理苏:

啾啾。

我:

你说什么?

查理苏:

意思是，谢谢。

旁白:

他就这么微笑看着我，我忍俊不禁，却又觉得终于放下了心。

我:

查理苏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?

查理苏:

先等吉叔的消息吧。

旁白:

我点了点头，也许是因为暂时放下心来的缘故，感觉有点饿了。

下意识揉了一下肚子，查理苏注意到了，轻轻挑眉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饿了?不应该啊，难道我还不够秀色可餐?

我:

又来了是不是?

查理苏:

放心吧，虽然没能去餐厅，但你今天还是可以一饱口福的。

毕竟我的厨艺可是堪比米其林三星主厨。

旁白:

他得意地拉开储藏柜的门，像捧金条一样小心翼翼地捧出两碗……泡面。

我:

……?

查理苏:

最朴素的食材，经过我的手，也能成为山珍海味。

查理苏:

你不会在第二个地方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了。

我:

可这都是最常见的配料啊，芝士片、海苔碎、火腿肠、鸡蛋……

查理苏:

还有这个。

旁白:

一只盛着黑色粉末的小调羹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放入其中。再倒入热水，盖上盖子，送进微波炉中。

我:

你最后放的什么?

查理苏:

一点可可粉。

我:

怎么听起来像黑暗料理? !

查理苏:

我能让你吃那种东西吗?加上可可粉，语言都无法描述它的美味，等着吧。

我:

……那好吧，我拭目以待。

旁白:

我们就这样站在微波炉旁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，值班室没有开灯，只有月光透过窗户洒了满地。

整个房间像浸泡在波光粼粼的河流中，随着岁月缓慢地向前流淌，让人的心也变得宁静。

忽然，我瞥到查理苏的手肘处——那里不知何时破了道口子。

我:

那个——

旁白:

查理苏抬起手时，有些惋惜地耸耸肩。

我:

等我一下。

旁白:

我在包里找了找，拿出便携针线包，穿针引线，三下五除二将那道口子缝好了。

我:

怎么样，还行吧?

查理苏:

其实我家里还有很多件衣服需要补，你要不考虑一下现在就搬过来和我住?

我:

我现在可拿着针，再说小心我扎你。

查理苏:

小气。

旁白:

打好结，剪断线，我正在绕线，手腕忽然一沉，那里居然多出了一个黑色的手镯。

外圈被几片黑色羽毛包围，转动手腕，能看到黑欧珀在光线下浮现出美丽的变彩。

我:

这是……

查理苏:

礼尚往来。

今天逛画廊时遇到的藏品，我求了馆长好久他才答应卖给我。

我:

还有你求人的时候呢?

查理苏:

没办法，谁让我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它应该戴在我未婚妻的手上。

查理苏:

我猜你现在一定在想，这么贵的东西不能白收。

要给这个体贴大方的男人送什么回礼呢?

我:

你怎么知道?!

查理苏:

不贵，只是罕见而已，安心戴着吧。

我:

谢谢。

旁白:

叮——微波炉里已经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可我们刚把泡面拿出来，查理苏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

当我看到了上面吉叔的名字时，就知道这顿饭可能又吃不成了。

查理苏:

你说在其中一支针管里检验出了大量的DEA药剂?

好，我明白了。

旁白:

挂了电话，他便陷入了沉思。我很好奇DEA药剂是什么，于是便偷偷搜索了一下，可什么都查不到。

查理苏:

我要先离开一下，你先吃吧。

我:

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?

查理苏:

有。

旁白:

他把泡面推到我面前，笑着碰了碰我腕间的手镯。

查理苏:

吃完晚餐后，你要把自己安全地送回家，然后记得联系我。

我:

……好。

旁白:

看着他起身离开的身影，我忽然想起不久前，他也这样对我挥挥手，冲进了火场。

我:

哎，等一下查理苏!

旁白:

他已经走出好几步，回头看向我。

我:

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小心一点。

查理苏:

完美的查医生从不让人失望。

旁白:

我坐在房间里，一个人吃完了泡面。和我预期中奇怪的味道不一样，真的很好吃。

食材都混在一起，乱乱的，没有什么章法，却有家的味道。

我拿过桌上的一本书，原本打算盖在查理苏的那碗泡面上。随手翻了几页，目光却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。

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本剪贴本。贴的也不是常见的报纸杂志，而是一张张复印的死亡报告单。

每一张报告单下都签着查理苏的名字，除了第一张。

上面写着:Mark Alexander，男，38岁，烧伤面积为97%，Ⅱ度、Ⅲ度占80%。入院20分钟后抢救无效死亡。

十年前的单子，纸张都泛了黄。

最近一张单子上，写着洋洋奶奶的名字。

他记得他们每一个人。

我仿佛能想象出，他伏在低矮的餐桌上，在寂静的房间内，一笔一划认真记录的模样。

还有多年之前，他举起右手，目光灼灼，望向未来的模样。

查理苏:

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，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。

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。

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，并不作此项之指导，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。

无论至于何处，遇男或女，贵人及奴婢。

我之唯一目的，为病家谋幸福，并检点吾身，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。

凡我所见所闻，无论有无业务关系，我认为应守秘密者，我愿保守秘密。

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，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。

我苟违誓，天地鬼神共殛之。

旁白:

眼泪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掉落，我抬起手背擦了擦，合上剪贴本。

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

我给查理苏发了条信息，却没有收到回复，他应该还在忙吧。

起风了，这个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，格外寒冷。

医院23层的办公室内，漆黑一片，查理苏正蹲在高大的书架下翻找着什么。他的身旁摊放着七八个药瓶。

门口已经设下了结界，没有人能闯进来。

忽然，他在书架后的墙上摸到了一个暗格，因为被众多的医学书籍遮挡，他以前从未注意到过。

打开的过程很顺利，他从里面拎出一个小小的保险箱。

？？？:

查医生，你在干什么? !

旁白:

骤亮的灯光撕开黑暗，照亮门口孙主任愠怒的脸。